

父亲的军功章

沙 金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一九五二年底入朝，因战后帮助朝鲜重建，至一九五六年才回国，在朝鲜待了整整四年时间。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起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打仗的故事，也见过父亲当年腰别手枪的威武照片，却从没听说过父亲立功的事，更没有见过他戴军功章的照片。

有一年，父亲从老家来长沙小住时，他很郑重地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待他颤抖着双手一层层打开，原来红布上别着两块三等功军功章，还有几块入朝作战的纪念章。

我很好奇，本想问问父亲这两块三等功军功章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在战场上作战勇敢获得的呢？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与父亲疏于交流，我欲言又止。

父亲从朝鲜归国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一两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我从小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极少，加之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小时候我很怕他。长大后，我离开家乡读书和工作，父亲则退休回了老家，因此，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按说，父亲老了，我也人到中年，我们父子俩应该好好地聊聊天常。可是，由于自小与父亲形成的这份距离感，平时除了日常对话，彼此没有多的话说。

父亲穿上了一件旧的草绿



色军衣，想将别在红布上的军功章取下来别在衣服上，他老人家表达了让我帮他照几张相的意思。父亲想留下一张这样的照片，其心情我当然是完全理解的。

于是，我边摆弄相机边等父亲将军功章别好后就开始拍摄。然而，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手抖得很厉害，弄了很久都没有将军功章别好。见到这一情景，我心里突然一阵难过。曾顶天立地、身健体壮的父亲，到了风烛残年之时，竟无法完成这般简单的动作。此时，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走到父亲跟前小声说：“我来帮您！”

父亲有些不甘心地叹道：“唉，这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我躬着腰贴近父亲身体，将军功章一枚枚细心地别在他的左胸前。

在我的记忆中，平生还是第一次

与父亲面对面地如此接近，他老人家的呼吸吹拂在我的脸颊上，一种温暖而又久违的父子情感在我心中萦绕。正是这一举动，让我们父子间曾有的那份拘谨和距离荡然无存。

那天，父亲兴致很好，穿着别上军功章的军装很精神，一脸慈祥的笑容定格在那个美好下午的阳光里。

拍完照后，父亲让我将军功章取下来又别在那块红布上。他老人家将军功章轻轻地抚摸了几遍后，又将红布层层包好，然后交给我，说：“这个就放在你这里吧！”

虽然父亲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我在心里对父亲说，我一定会将它好好保管的，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从那以后，我与父亲的交流渐渐地多了，让我了解了父亲过去许多鲜为家人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战斗中，敌机轰炸阵地，父亲的老班长、入党介绍人和培养人奋不顾身扑在父亲身上，老班长牺牲了，父亲活了下来。老班长临终前对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于是，父亲牢牢地记住了老班长这句话，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在朝鲜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此，我后来参加工作后，父亲特意和我进行了一次深谈。他对我从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絮絮叨叨

将 军 石

王贤根

细雨沙沙，染绿了沟旁不知名的

的感应？我暗暗祈祷着。

我们冒雨直奔那沟那石。鸟群盘旋，有只落在我的肩上，与它亲密接触，我情不自禁想起哪朝哪代至今不知姓名的这位将军，这鸟是否是他的身灵回归？如果喳喳的声音，是对远道而来的后代军人的问候，那我将以怎样的言语来与您沟通呢？将军，您是汉族的子孙，还是华夏其他兄弟民族的后裔？你是从哪里踏上征途，又要奔向何方？

细雨沙沙，染绿了沟旁不知名的草丛。将军石矗立在沟旁稍高的岩边，我们拨去杂草，将军石便凸现出来。也许由于年代久远，坟墓已夷为平地，只有这块碑石屹立在，碑上没有字。乡人亲人，意想不到在他们生

了一番。最后特别强调：你走上工作岗位了，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父亲在政治上对我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转非”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而我父亲当时又负责这个工作，经常竭尽全力帮别人办理，但他对自己家属“农转非”的事却从不提起。有一次，单位领导曾主动对他提过，要父亲把自己家属农村户口也解决了，可父亲想到当时“农转非”指标有限，很多人都在争，就没有考虑。因此，我家也就错过了农村人十分渴望的“农转非”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我初中毕业时，正遇上父亲单位招工，而且单位也给了地方单位，在我看来，他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军人和共产党员。

如今，父亲已去世近三年了。每次看到他戴着军功章的照片，让我思绪万千。父亲，您放心，您的军功章已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我是午饭后乘车进山的。山路崎岖，像从天而降的一条飘带缠绕着大茂山，从车窗望出去，群峰被云雾笼罩着，看不见山顶，而薄纱似的云雾在山间弥漫开来，真是千姿百态，不是仙境，胜过仙境。正值盛夏伏天，可这大茂山深处凉爽宜人，一阵阵湿润的山风吹过来，好舒服！

我们在一个名为和家庄的小山村停下来。陪同我进山的朋友小贾告诉我，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和家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我就出生在这个村，我们家的老宅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还是邻居呢，走，我陪你去参观。我们一行四人跟随小贾去参观，穿过整洁干净的街道，来到坐落在山坡上的一个四合院，门口一侧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跨进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戴着眼镜、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模样很俊俏，身材苗条，言谈举止使人感到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没想到她是和家庄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她告诉我，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和家庄驻扎了两年多时间，在这里指挥了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召开了晋察冀政治工作会议、娘子神高干会议等重要会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和家庄期间，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她带领我们走进聂荣臻同志当年办公和居住的房屋，屋里的墙壁上悬挂着好几幅聂荣臻的照片，其中一幅是聂荣臻和他保护收养的日本女孩的合影。

我想，在和家庄这个简陋的小屋里，聂荣臻司令员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他运筹帷幄，指挥晋察冀军民同日寇展开生死决战，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我问姑娘：聂荣臻司令员办公和居住的这个房屋是原来的吗？

姑娘淡然一笑：你想一想，七十多年过去了，这房屋能这么新吗？是几年前根据原来的结构翻新的。政府专门拨款，不仅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有的办公室和首长、战士们居住的房屋全部翻新，还将全村农民的房屋进行了修建，您进村看见了，吧，村民的房屋一水儿的灰瓦白墙，街道用石板铺路，这个美丽幽雅的村庄已经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至今已接待了七八万参观的群众。

就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的四合院，我看见东西两侧的平房门口，都挂着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作战室、机要室、会议室等等。可以想象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灯光彻夜亮着，与大茂山上的月亮和星星相互辉映。不知道是谁选的这样一个隐蔽的地址？和家庄四面环山，绿树掩映，非常僻静，当年交通闭塞、山高路险，日本鬼子侵略的魔爪很难伸到这里来。即使能摸到这里，和家庄的军民也会将鬼子送去见阎王。

如果你有幸来大茂山的和家庄参观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千万别忘记在院内那棵老香椿树下留个影。此刻，我正站在老香椿树下拍照呢！这棵又粗又高的香椿树，没问是谁栽，它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寿命了，而今依然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昭示出顽强、蓬勃的生命力。据说，当年在和家庄先后指挥过抗

大茂山，我想对你说

乔秀清



日战争的有程子华、唐延杰、许建国、贺龙、关向应、杨成武、吕正操、王震、罗元发、赵尔陆、陈漫远、王平、刘道尔、孙毅、彭真、刘澜涛、宋劭文、朱良才、陈伯钧、王宗槐等，可谓将帅出征，群英荟萃。我想，他们和在家庄的春天，一定品尝过这院内香椿树的春芽吧，那香椿芽蕴藏着大茂山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他们无愧为大茂山之子！

因为时间紧，我没来得及一一瞻仰贺龙、舒同、杨成武、罗瑞卿、吕正操、聂鹤亭以及白求恩的居住地，也未参观红色书屋和文化广场，我相信来年定有机会前往。

更为遗憾的是，我是七月下旬来到大茂山，错过了五月满山红牡丹盛开的季节。解说员姑娘告诉我，和家庄五百多户人家，一千七百余人口，在大茂山一带应该是不小的村庄了，但村里没有一户人家是真正种庄稼的，全村的地都用来种植牡丹，这里是大茂山牡丹基地，每年五月，牡丹花开得正艳，山山岭岭，片片红云，山野里的风把浓郁的花香送到很远的地方，吸引来不少参观的游客。

我对朋友小贾和解说员姑娘说，当年，和家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这个村庄点燃的抗日烽火，映照看晋察冀辽阔的大地。而今，和家庄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牡丹种植基地，这个村庄所传播的正能量和牡丹花的芳香，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大茂山，我想对你说，你是革命的山、英雄的山，也是美丽的山、幸福的山！

凭海临风

凝望军旗

马 克

多少次凝望着你
心中滴滴激动的话语
多少次凝望着你
热血沸腾让我久久地回味过去
是九十年前南昌城头的枪声
撕破了恐怖的黑夜
是英雄城里烈士的鲜血
染就了你
——火红的战旗

凝望军旗
我仿佛看到井冈山上的壁垒
看到起义军战士们前仆后继
看到苏区红军正为老百姓打土豪
分田地
长征路上是红军战士高举着你
写下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壮举
在敌后 在深山 在游击区
是你，令鬼子兵丢盔弃甲，不寒而栗

凝望军旗
我们不会忘记

三大战役 摧枯拉朽
向全国进军 横扫千里
“八一”军旗 所向披靡
于是 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在世界
东方屹立
九十年的风雨同舟
在你的抚育下英雄辈出——
张思德 董存瑞 黄继光 邱少云
雷锋 苏宁………
一个个路标插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座座丰碑在人们的心中永远矗立
军旗，在你的召唤下
洪水中有子弟兵用躯体铸就大坝
地震废墟上有子弟兵重建的家园
边境线上有子弟兵守卫着的
和平的土地
而今，你在祖国东方之珠的上空
飘扬着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

啊，每每凝望着军旗
耳畔 总有激昂的号角响起
心中 总有道不尽的千言万语

红军圪塆

李光泽

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条沟壑入口，有一个小村庄，叫做沟口村。沟口村地处黄河岸边，河对岸是山西的三交镇，村是一个叫做桑坪则的向阳的山圪塆里，曾经有过四座坟，埋着四名红军战士。人们把这四座坟叫做红军坟，把红军坟所在的山圪塆叫做红军圪塆。逢年过节的时候，村里的几个船工会相约到红军圪塆去祭奠这四位烈士，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四位烈士的忠骨被移葬在烈士陵园为止。如今，红军坟虽然不见了，但是，红军圪塆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倒是桑坪则这个名字很少有人提起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东渡黄河，征战山西，史称东征。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进，在黄河沿岸构

岁月如歌